

一個一生放蕩不羈的 ELLE 雜誌總編輯：尚多明尼克，因為腦幹中風，一夕之間從一個愛好使用文字的藝術家，變成手不能寫、口不能言，幾乎全身癱瘓的病人。這種病症稱為閉鎖症候群。

故事以尚的視角開始，他只能看著某個方向，頭不能轉動，讓人深刻感受到全身動彈不得的可怕。醫生告訴尚，他因為腦幹中風，目前幾乎全身都失去了功能。起初尚非常不能接受，也因為無法和他人溝通，陷入了憤怒、不甘與困惑的痛苦之中。他時常在內心大聲喊話，卻沒有人能聽見他的呼救與無助。醫院派來了兩位治療師，希望幫助尚慢慢回復身體的功能，並且在重新學會說話之前，先學會用其他的方式溝通：左眼皮眨一下代表是，兩下代表不是。並且使用語言治療師設計的方法進行對話：由治療師按照字母使用頻率為序念出字母，逐字拼出需要的字詞。

拒絕接受現況的尚起初對這個溝通方式感到相當不耐煩，好幾次對治療師透露想死的意圖，讓治療師感到十分難過，也使治療進度停滯不前。經過了一段時間，也許是因為和朋友的會面或是憶起生病之前的片段，尚終於決定要努力讓自己好起來。然而，復健的路途十分艱辛，即使有家人的陪伴，獨自困在潛水鐘裡的尚依然是孤獨的。他時常想起許多過去的事，和前妻、孩子、女友……的相處；或幻想許多自己已經做不到的事，像是和治療師約會、大吃大喝、突然能走起路來。尚就像一隻飛出潛水鐘的蝴蝶，他用這種方式，讓被禁錮的靈魂得以出外翱翔，也讓自己受傷的心靈暫時得到舒緩。

學會替代的溝通方式後，尚決定履行中風前和出版社的簽約，出一本書。他委託治療師替他找一位代筆，替他「翻譯」出一本書。尚平時會在心裡擬好字句，再等代筆的人幫他逐字拼寫成句。從劇情中可以看出尚是一個愛好寫作、擁有細膩思考且生性浪漫的人，無奈他中風後只能靠這種緩慢的方式寫作。但經過不斷地記錄，尚的自傳漸漸成型，最後出版成書，這也是這部電影得以被拍攝出來的原因。

在復健的過程中，尚受到了很多人的鼓勵，例如前妻、兒女們的陪伴、朋友的支持、治療師的照顧……這些人影響著尚，也延續著尚的意志力。尚的父親哽咽著打電話與尚「對話」，告訴兒子自己也被困在公寓裡動彈不得；尚的兒子替他擦拭流出嘴角的口水；尚的前妻時時刻刻陪在他身邊，即使接到尚的現任女友來電，仍掙扎著替尚和他的女友傳達思念；治療師耐心教導尚，在尚受到嘲笑時，也保護著他……這些片段和尚的回憶穿插在劇情當中，提示著尚的思考變化，表現出尚如何在腦中思考這些事，並且因為這些事改變了什麼想法或決定。

隨著劇情的推進，尚慢慢有了進步，他為了趕走鼻尖上的蒼蠅，學會了自己轉動頭部，到後來，甚至可以為治療師唱歌。但就在這個時候尚卻得了肺炎，即將面臨死亡。他在死前完成了著作，並在作品出版後十天離開了人世。

故事採用倒敘法，最後敘述了尚中風前和兒子同在車上的情景，似乎提示著人生有時會在無法預料的情況下發生巨變。而當回顧過去時，才會發現有很

多遺憾尚未完成。

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，也許是因為劇情用比較詼諧的方式帶過，難過的感覺比預期中的少很多。但一開始直接以尚的視角來敘述，真的讓我感受到受到禁錮的不便。想做的事、想拒絕的事，所有的決定權都到了別人手上，連抗議的力量都沒有，光是想像這種情形就令人難以忍受。因此我認為尚一開始的拒絕態度是人之常情，甚至也許他永遠都不會有想要進步的一天。

但尚是個堅強的人，他決定接受現況，努力尋求改善的方法。我想這是個很常見卻很難做到的道理，有些事情已經是定局，只能接受它，並且在限制中找尋改善的方法。然而很多人都會停留在無法接受的階段，不但對事情毫無幫助，也讓自己的思緒和情緒一直堵塞在某個地方。

尚和他人的情感連結在電影中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，有一段劇情描述尚的前妻帶孩子們來探望尚。尚想起了他和父親之間的愛，很想親手抱抱自己的孩子，卻已經做不到了。我想父親和兒女是尚很想掙脫病症的因素之一，因為沒有一個人喜歡被年幼的兒子幫忙擦口水，或讓父親在遠方掉淚，卻無法保證自己會過得很好。當尚的父親說他和尚同樣都被禁錮了，一個在自己身體裡，一個在老舊的公寓中，我想尚一定得到了很大的支持，但父子倆卻也同時心痛著。不該讓年邁的父親為我煩惱……我竟然沒辦法去看兒子一眼……

另外，我想尚原本是個很注重形象的人。這樣的他在病中會不會覺得很沒有尊嚴呢？原本在時尚界頂端的他，現在卻只能讓別人幫他洗澡，而他的外貌也和從前大有不同。某天他的女友打電話到病房，說自己不願意來探望尚，她只想記住尚原本的樣子。當尚聽到這些話時，除了思念他的女友之外，會不會又開始感到憤怒與不甘？一個人到底要怎麼接受自尊掉到了谷底？我想無論尚有沒有接受這一點，他經歷了這樣的劇變，一定有其相應的成長。

事實上，尚雖然無法避免看到自己的面容，但他卻能在幻想當中躲回從前風花雪月的生活。我想無論是誰，總會有逃進想像裡的時候，當現實無法滿足自己時，就會想要創造一個美滿的世界。我阿姨常說：「想一想又不用花錢」，雖然這句話有些無厘頭，不過的確，雖然有時內容會過於誇張、羞於見人，但幻想一下又何妨呢？這樣的幻想幫助尚暫時忘卻煩惱，也消磨了不少孤獨的時光，在他厚重的潛水鐘裡，變成蝴蝶到處張望，尋找短暫的快樂。

直覺上，很多人提到「潛水鐘與蝴蝶」時，都會先提到這本書是「眨眼睛眨出來的」，當然這是原著的特別之處。撰寫的背後需要多大的恆心毅力、多長的時間、耗費多少的精神？這些都是讓人讚嘆的地方。但能夠完成著作，尚周圍的人也出了很大的力。教導尚溝通方法的治療師、尚的代筆、願意接受這種方式的出版社，如果沒有周遭的支持，身為閉鎖症候群的患者，在權益受損時，尚是無法為自己爭取的。這也讓我想起，如果古代有這樣的病人，也許會被棄置不顧，一個人死去。

人們對同一部電影的看法各有不同，也許有人看了「潛水鐘與蝴蝶」之後會為以眼皮溝通驚嘆不已，有人會開始關心閉鎖症候群或類似的族群，又甚

至有人立志要當治療師，而我卻是對「無能為力」的感覺多了一點認識。作噩夢時常會遇到這種無能為力的狀況，那種感覺是十分可怕的。也許你不停地呼救，旁人卻好似聽不懂，還不停地對你笑。就像尚一樣，即使他學會了某些溝通方式，真正傳達出來的跟他從前用口語說出來的肯定有一段很大的落差……這種無力感也許有解決方法，或許沒有，但我想在電影中穿插的回憶，也許就是想告訴觀眾，與其等到無法表達的時候才想起一直存在在身邊的愛，不如把握任何可以傳達感情的時機，才不會有那麼多的遺憾。